



尤菴集
三十二

書

共七十

~ 16
2410
33



2410
60-33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一



書

寄子基泰 己亥

吾與在家時無異矣雲舉疏若得施行何幸 聖上
見待之舉實同 大行大王奉讀以來不覺涕泗汝
之所見亦如此矣

又 庚子二月

今日晚朝聞迂相捐背北望長慟心腸如貫當此時
節又失此爺更有知己者耶痛哭痛哭從此益無意於
斯世也此爺在時其庭尚寥寥今日想益甚汝須頻
往慰其孤可也記昔亂離此爺與吾言吾輩幸有餘

存者則須顧恤死者之孤寡今日此言如昨日矣汝須念此毋忽也

又庚子二月

汝去後一不相聞戀苑無已吾所患一樣自聞迂訃益無生意也科場不入否今茲別諭誠不忍不承而亦不敢動皇闕而已

又庚子四月

尹脩歸有書見否吾日與尹拯看朱書殊覺資益耳欲見澤堂所撰李文明老墓誌須告李橫城騰送爲可毋忽也

又庚子四月

昨日並得兩度書矣誠喜無恙而麟母之病彌留至今則不是細憂吾與尹拯携書並秀孫卽向馬巖蓋先王練日不遠不忍在家欲於墳菴齋居仍就文縣或清哭臨兼理伯氏墓石也

又庚子四月

再昨與昨連有書想早晚皆傳矣吾與諸姪相守爲幸且足忘憂矣卽見邸狀尹事拖長莫非老子命薄之致愧歎何極汝對人言及切毋爲忿罵之言且毋爲幸於罪彼之色至可至可

又庚子四月

近日事何乃至此耶尹不須言權甚可惜然汝與汝

叔須相戒勿言是非可也最可畏者非尹非權而別有所在吾則以此間氣色而知之矣注書至之日非不欲不獻議而聞注書拜辭後亂作云何可徑先引罪以孤 聖意乎昨上待罪之章祇伏俟 命次翰林又來傳 諭實感實恐無以爲懷近日心事何可盡言真欲溘然而無知也汝須體我至意凡百慎恣當此仇敵遍滿窺伺林立之日一毫過差則必成大釁可懼可懼也

又 庚子五月

比來好在否麟母所患已平否吾尚留墳菴疏 批下來則卽當還家耳迂相無事入地否汝能隨喪耶

近日日下紛紛坐此可想汝本不出入然此時尤不宜與人往來雖或對人如不知尹疏事可也須與汝叔相勉也汝叔不別書驚魂未定若於此時聞汝叔姪涉於齒舌則尤可悶迫耳

又 庚子五月

仲奴還見書深慰吾石役已畢又聞以離家來此有食物之 命故不敢仍留卽歸懷寓耳楨輩背我之說俞內翰密言於尹拯尹拯言之於我故已知之矣驪黨自此不復爲盛德事矣然情義素厚何忍絕之只得盡我之心而已欲以書潛規而恐此紛紛之日似不宜故未果也汝意如何其徒之在此者日甚一

日可笑可恠聞汝往來衿陽我心稍慰

又 庚子五月

前後書皆已傳去否吾不堪紛擾來在溪亭調病矣
卽見朝報草兄又爲引退時事不勝憂愍也驪也鼓
動異議使 國事潰裂而其獻議略露本心而不欲
擔當與南袞不入神武門何異可見其肺肝也此處
其徒磨牙日甚可怕可怕

又 庚子五月

前後書皆見否比來絕不見汝書深戀不已平日攻
驪頗力今日彼之情狀極可畏誠不知死所矣楨書
極詆鑿樹罔有紀極若因此回頭何幸何幸人謂今

日事謂鵠鷗之變蓋鑄樹聲相近也前日吾之所攻
只是學術之誤今日所爲陰險至此蓋本源不正則
發之事爲者無由可正矣尼從此攻之而猶有回互
之意熟處難忘不及楨也遠矣

又 庚子六月

縣吏歸傳答書喜慰亡量吾所患無可已之期苦苦
比以驪事鄉里亦甚譁然間間扶植者有之然其情
態則終不可掩故有布衣今爲袞衣之語蓋以詭秘
以成其謀而終欲自脫如己卯之魁故云爾此間之
怨亦都歸於草廬極可慮也某生糶事此亦有所聞
矣然吾無請糶於方伯之時似是柳妣旌門丹牖日

以宋奎淵奴名呈狀而吾助其言也略記其時某生亦爲路資求糶而未知其事之至此也然此不須大段而若於小尹依違首鼠則必大敗矣南宮所指正在此矣吾以一書戒之矣未知渠能釋然否

又庚子七月

德奴歸見書知無事入京慰甚吾依遣耳昨見某人書驪徒之謀可謂竒矣略在汝叔書可開見也二萬之敗亦甚殘傷其徒之事可謂慘矣汝與汝叔須十分謹慎場屋汝意不欲吾不須敦勉矣然彼之不爲而此亦拋置則都無事矣殊可惜也

又庚子七月

朝聞金哀益煉廿六將作京行作書以付早晚當至矣吾姑無他患昨聞金萬增兄弟停舉於匿名者驚痛無已師門殘敗至此莫非吾輩之罪也然彼輩益不得爲士類矣

又庚子八月

昨於禁軍還略寄一書矣未知卽今汝所患如何憂念之心未能一刻弛也黃苦道與尹難絕甚矣其昏且剛也且怨草特甚可憂可憂此間所用圖署大且不精切欲吹之以老而好學四字須卽以前日所餘象骨付李仁翊或吳有進從速推逸如何吉書昨者得見亦以驪爲更無可望矣且以比於袞貞潑慶而

黃也猶獨如彼亦獨何心可恠可恠吾書示洪之事極可憂其心如此今又與某吻合禍患之生無疑矣奈何奈何汝亦慎之慎之

又庚子九月

天氣寒冷汝與妻兒皆安否相念日深吾與前苦無異也史官下來欲進所懷而從前所言例被朝家之却難祇以取辱故今番則只大綱說而面授史官若干條使之相勢吞吐耳憲家前數日已知有此事而吾則邈然及其來汝與誠俱無書彼家太密吾家太疎矣

又庚子十二月

奴輩回見書爲慰昏日已迫凡百何如其相見助之意豈其然乎萬一有是則極是難處也只云未受父命不敢受云耶或擇受其雅者耶凡外此而有相助者須與誠弟議於市南而處之可也大抵孟子有明訓須看可取無取之說則思過半矣

又辛丑正月

歲改汝與妻兒皆好在否親事亦無事行之耶欠不相聞不惟相念之深亦不勝菀菀也吾呻吟度日無可言者春兄職名已遞否不遞則頗有動意吾已極力勸之矣然此說默之黃有書說許多說然皆苟且文飾可哀也已此後汝輩待之當自別矣○書才成

仲奴忽歸見諸書知親事順成新婦且賢極以爲喜
吾家事無大於此者矣然古語所謂教子初生教婦
初來者真格言也汝須從此整齊家事別內外謹出
入以爲貽後之業可也且人家於子婦始愛而終惡
者皆是汝須與汝妻相戒勿效此惡俗至祝至祝

又

宋金吾行付一書矣風雪如許氣甚不平又念殷輩
路上狼狽寢食不忘也虜音更無聞苑苑黃生見書
後所言如何云耶金吾公力爲彼分疎吾答以渠雖
有大於此者吾何忍絕之然若以吾之不絕便謂吾
父子有異則大不然云則金吾唯唯矣

又

卽見梁禪書則兵使以米二石助役雖曰有世分未
與相見又太多又於時義不安不受爲是而梁當初
不能周旋勢將載去雖載去切勿用之吾往後當作
書以辭却矣

又 辛丑九月

昨見梁禪瑞雲書爲一書俾傳于汝矣無何誠甫來
見知門外大計忽變何故捨十分穩便之道而出此
卒遽之計耶此則已爲定計無如之何矣只是瑞事
紛紜如此汝若預送人於瑞已爲出場之地則吾固
安心而事不如此吾則決意捨旃爲引歸草山之計

矣李令如必欲用瑞則何憚一番應變而必使我當
着耶此事理直我非欲厭避我若主張則不悅者必
助鄭惹起大端事矣此則無益而有損且以兵判啓
辭忠巡至於遞職我於此時與人交爭豈非未安之
甚乎雖爭之人言則尤多矣吾以多謗少助之身冒
犯險塗不亦殆乎我意已定雖於汝意不合更毋生
他計可也但念李令不忍遠之意則亦不忍終拂矣
彼若終不回頭慮有難處之事則不若姑爲從葬萬
儀之爲便也此則須與李令及汝叔父商量之然如
此則終不成舉措必招人議終不如歸草之爲十全
也到此則吾亦理窮力屈汝須一從便順之境至可

至可且聞欲返魂於京此何言耶此大錯大錯須勿
復言○日後事有不可知者麟母若寔萬儀則其上
必先占吾身後地可也此外則汝須節抑自愛以副
老父之心至祝至祝

又 辛丑九月

念汝苦待此間報才令信奴冒夜而去坐念汝心事
不禁潜然也忽復得汝書如見汝面稍慰此心也瑞
雲吾亦惜之而以有敗症棄之矣別告彝哀以法則
爾爲主然何可不承於諸父而直遂己志乎須自此
從容商量勿招人議千萬幸甚○萬儀權厝之日須
亟問於日者以報也梁言卽今所扞者丑脉甚狹處

云此則決不可也須用腰中圓滿處萬一仍爲永宅則其上藏我夫妻可也且聞丑坐未向云此亦不是須以前峰之端好者爲案矣第未知其向坤與庚耳更審之

又 辛丑九月

數日思汝益切願見之心如渴何以則從速相見耶若知麟母寔日則吾當前却矣今日事雖極狼狽然麟母終得吉地之人只恃此耳言之至此又自泫然也歸京須託汝叔季父徃見閔持叔兄弟商量萬原也曾見申曼則韓西平喪欲用此而不用云矣

又

奴回知汝安稅爲喜此間如昨新門之返差池則事
事晚晚最是祠堂無人主守只付婢僕莫甚不安耶
如不易返則似當奉歸于彼也

又 癸卯六月

昨日見汝書知比來好在慰喜無任吾利候漸劇去
夜幾不可支今才少安勿慮勿慮柳籍已問知否即
因士正問之則柳城主兄弟是完豐妹子云矣次兒
昏事真相若果如此則無辭可辭矣大槩非十分恰
好而真相良善則有之恐無害也聞自有洪疏黃說
益狼藉云汝叔姪須勿言也渠自如此於我何關

又 癸卯六月

卽者自公營傳汝初六書甚慰戀思曾見黃書謂自定山來見矣只至百濟而還而與百濟說話殊可怕秀與汝無端挑怨以至於此今不可悔矣

又 癸卯六月

昨日再見汝書極慰戀懷吾所患略歇而元氣如線此時旁症若生則無可爲者矣汝書夜夢云云不勝愴然無乃以我必欲娶汝爲憾耶去年麟兒病劇時極有異事而非常理故絕不出諸口然每念渠精神有異於人且於我以誠心相與於生時故如此也今茲之夢安知其必將驗耶悲乎悲乎去夜明發不能寐涕不勝枚渠若有知其諒我心而無憾耶第所議

柳家柳已故而主昏者實李德洞之孫女則無乃正指此耶來初則勢將皂白於柳汝須商量以報也

又 癸卯七月

汝與汝母及醞寓及諸兒皆無恙否戀戀吾寢食不安有甚於前雖非疾痛之比而亦甚不安耳三金之敗非一朝之故極可怕然南宮與丫若不悠然則非所圖矣相見馨欬之可也次兒今夏敦勉甚至其學大進凡干文字與之商量極以爲喜非惟其學爲人亦進其面色又如玉亦是異事

又 癸卯七月

餘暑尚酷汝侍母率兒得無恙乎希張昨與湖南及

言甫來于此爲說京裏一二極可驚怕至欲移兵柄于會洞云汝知汝父心事矣其與李將圖不軌者乎恨不得卽死也

又 甲辰十一月

見書知魯兒所患非輕憂慮罔涯數日來苦歇如何吾僅僅而比聞幼能與國舅兄弟相激吾之姓名狼藉於疏章間此時皇惑爲如何哉可歎可歎

又 乙巳正月

云云境內奴某杆城守庄人也今者來告以勢將難支云未知其事如何而若果難支則不可說也幸採所訴通變耶杆城於某實有教育之恩今此雖似非

便實師家事故敢煩耳今日再遣書矣今此龍鶴委來討書吾何可作汝則是師家事如吾之於豆村矣吾於豆村非大不可則皆聽者有義存焉故也汝亦恐言之亦不無義矣試以書問之似當也

又 丙午八月

都事來見汝書且審 聖明特使汝破例供職 恩榮罔極雖父子糜粉何以報萬一只自感泣而已此後何敢有他意只竭力奉公因有事在而逡巡避去俾無痕迹可也然人之聽聞則已多駭訝矣

又 丁未七月

見汝書知湍窳已成免得水潦之患雖甚幸而不得

臨訣平生慟恨未死前不可忘也吾雖能起居而失音礙食此二症猶前悶極悶極疇兒做工之計脆脆則不如還來須量處之不可使處豐屋喫美食閑眠打話而已如以人馬爲難自此可亟送之示之汝何間下來耶日氣尚熱雖不能疾速下來切勿與人過從論議是非也比見不慎言行而遭人道之禍者多矣甌山必以我爲許汝上京交遊矣我實無此意而見汝意思極以鄉里爲苦而不忘京裏吾不拂人之性故任之然甌山之言終是也

又 戊申五月

連有書皆見否近况如何懷吏來討書盖有所望矣

如有言須隨分周旋也汝表叔入銓之時汝適在京須慎其往來以避嫌疑也

又 戊申五月

朝纔作書以付本縣稅便矣今於承旨行得見汝書知免疾恙何慰如之今日道源之兄爲道源來言欲得邑吾笑而不答然其情誠切矣須稟於汝舅爲宜然尚不如伯興之勢之爲可憐須頻數提說爲妙此等切不可煩人聽聞亦不宜數詣其門須以書通之得其報須示我也卽聞晏叔之病已到萬分汝須往侍須臾不離如有不諱汝須以其終事爲己任俾得無憾至可至可鄭家無人只閔公瑞兄弟而官人恐

不得專心於此也須勿緩歇至佳至佳此書恐渠未及見之須置之靈筵可也

又 戊申五月

卽聞鄭正訃痛哭痛哭汝往治喪想不待吾言矣最是保護墨兒爲第一事此則都在公瑞諸人矣惟葬事最難定當初奉化之卜也吾力止而不止今渠遽如此此後事不亦難乎吾意欲更擇稍似安穩地於松葬近處或清木之間先葬渠然後次第移取奉化諸墓皆聚一處然後事方穩當此意須與其閔尹兩壻及公瑞兄弟議之如何此議若定則擇地一事吾當與監司主之須從速議示之又此兄在時拳拳於

資治精華汝之所知日者方伯來時以此有許多說話吾欲從_恐勘定方力疾理會而渠不及見卒業尤痛尤痛亟欲勉就之以不負前言汝須託之公瑞或其兩壻其在彼者一一收取以送爲妙此書凡三十四冊內未勘而在此者十八冊其餘十六冊皆在彼矣恐或散失爲渠泉下之恨如是矣

又 戊申五月

前後書皆見否吾自覺病日增隱憂深矣最是戀疇之心日深奈何奈何鄭兄家事須頻往經紀可也別告疇尹承宣途上別走人求余文不免走草以副其疇病必多矣須因汝良求見如有必可改者錄示爲

妙

又 戊申六月

汝父子前後書三昨一並至慰甚慰甚初台與春兄別紙勸我之出甚力可笑其不相知也減書之戒不待言而已如此矣

又 戊申八月

奴歸見書知自忠原入京肅謝仍鎖俸直喜無疾病吾比來再患病霍氣力危悞朝溫之計索然義理不暇論也衙內黃生來說汝以明令言漏於戚畹曩日明禍實由於此云此有苗脉否虛實間益驗甌言爲藥石矣汝從今如欲屈首供職則事體與布衣時自

別蔭官豈可叅涉於名官論議間哉某輩滄訛之狀實汝殷鑑也比來無寐悒悒之憂都在於汝父子矣須念之

又 己酉二月

未聞消息已三日矣未知今日症勢如何其妻津遣未知無事得達否吾歸哭諸喪心事慘痛又足疔不易瘳憂念憂念凡百遠莫相議徒撓此心耳二府下人欲憑依使喚而受料者一切謝却可也

又 庚戌閏二月

比來好在否疇行日夕苦待而非惟莫來不知所以莫來之故何不以數字見示耶 春宮冠禮已行於

前月廿八耶科期若在春間則疇不必下來也殷兒讀書甚勤日子可惜故不欲令往萬義冷節須令在京兒行之聞驪台到彼購得 明制儒服而來云正此台手段也可喜可喜汝須往懇請依樣造一件以送則欲令此間學官能聽人說話者輾轉依樣而用之則庶幾周禮在魯者在是矣人之譏議吾不避也汝須勿緩勿緩速圖之吾之耿耿於此豈徒哉豈徒哉故叅判李公慎儀昏朝立節與金德誠鄭弘翼相埒而追典訖今關焉豈非 清朝之欠典耶今其孫上舍韶氏西去汝須往見驪台惠仲永令而周旋也此事無與干請矣此外則切勿出入可也此紙持示

閱台而請之亦可此間姑依李持平沃氏有書以紙須大字忘拙副去須加潤色以送也

又 庚戌閏二月

此孫忽至驚喜何極汝書亦報無恙尤幸尤幸因答久台書略以小紙寄汝矣見否聞汝謂我以為湖南辭受得宜又以為會洞宜銓郎此有苗脉則當戒於後矣不然則人言罔極矣大抵十分慎密毋令姓名挂於人口可也如我返藏者亦豈干涉外人者耶只此

又 庚戌三月

吾書皆入信禡想一一傳至矣吾與疇孫李甥往來

环衙所患陡劇僅得載歸方杜門調治矣 春宮冠
禮已行否春草入京有何建明耶草尤可慮如得從
容須勸其亟歸斯可也

又 庚戌八月

天氣漸肅已得授衣否疇兒尤可念也饑饉日急宋
村南路有二尸或云餓殍或云盜殺俱可驚心而守
令畏罪故莫得以上聞奈何奈何疇孫不別書以今
日氣象見之則生員及第總沒意思莫如早歸拾橡
將豆以活家累之爲善也

又 庚戌十二月

前後書皆見否此間染癘四逼危厲無已歲序已窮

塊處松楸百感中集又不得與汝相守餞歲尤爲缺
然耳久已出仕否益山曾討吾書專走一力蓋爲學
也汝可助力也此時此事誠非所願吾於汝亦欲其
止况於此兒耶只是仲氏病已瘳欲見其有成有時
入思則終夜耿耿添生一病吾與益安得不如此耶
况渠家行有可觀則正所謂私而公者亦豈可專爲
吾私而負於久耶

又 辛亥六月

前後書皆見否代谷嫂訃幾日聞之耶喪後厚歸於
楮阜歸於報而久獨守殯昨者爲作書勸厚還入數
日後携久借出則答以當如教而只久萬無借出之

理只得死焉而已不勝愍惻也明將遣人極力勸久而安保其見聽也汝於書中血誠亦作書可也此間飢死賊死日積而長良者恬然真是恠事

又 辛亥六月

卽見崑足書知學事已成其慰仲氏病懷者如何如何且鄉居換稱亦可爲門戶子孫地尤幸尤幸此皆汝之善爲周旋汝之孝於我寧有過於此哉汝之遞職正當此時尤爲穩當矣食物終不敢安切欲更辭而無與商議今早逸議於草得其報當與同之耳辭疏前月廿八封上而方伯不卽馳啓致令前後 聖批不得一並下來其昏忘不可說也此間無日不雨

而僅得浥塵如沃焦釜日飈風淒氣象愁慘矣奈何奈何請粟云云不勝寒心世道至此實欲無聰也某說果如汝言矣實自其儕輩傳說云矣又聞其歸歷其家託見羅師而往忠原東馳西走無異常時當初不謂其秉心如此矣知人之明當媿於草與汝輩矣南水喪家染又熾發可悶日者力勸長公還入數日攜其季同出則果卽還入而季不肯出云可悶已責其季之執滯未知回頭否

又 壬子十月

人來見書慰喜無已吾復於晦前大痛今茲少安汝所送皆適病口可幸只綿花何處得來如或非理所

得則殊可怕也興原如得入手何幸只恐事未成而語先漏也今十日奉移高曾神位於蘇寓令長兒祭祀其夫妻之任甚大如有俸餘之可助者則助之爲宜

又 壬子十一月

因受台又於郵卒歸皆有書今見崑來書槩悉近况爲慰不已此中都依舊狀而尹甥之症尚未透人鬼關此時燭鬱如何可言汝望之慟愈往愈甚不但爲朋友私情而已昨夕得殷孫書則同春之病似亦有進無退極可憂念稱身二件甚宜於嚴冬然莫或不易耶與私家大異矣古人以養口體爲不若養志此

言當深念也

又 甲寅二月

道中書甫皆見之今又見稅後書喜其無恙也此中只如前答書時耳最是文字之役頗煩殊妨安養之願也季周之意更難回只守秋冬納幣之約納幣後看如何耳昏姻垂畢當思所以處之道豈可使苟託妻家以喪俯育之義也雖共糟糠而率處家內教以文字非但道理然矣亦至情之不能已者疇也方此續文之時困於調度亦見之愍然如有便宜處則決科間姑令獨居俾專其業亦或一道此則不得已然後事也大抵和叔始有上游計故吾亦欲略移蟾

江爲老境資問之地矣昨得其書則將改轍益向西偏吾意亦沮矣吾捨此何適而此間形勢之艱如此兼且吾自大病以後意思闌跚凡百不欲復措心裏只欲聽汝之所處矣須與此孫深思審量勿爲因循放過之計可也前日各分田庄略與汝說及矣未知竟如何瓜例雖如汝所示然只以月計而未及先去是士夫規模也去時須令行李蕭然囊橐如洗毋負先法至佳至佳餘在疇口

又 甲寅三月

國哀隕慟何極吾行到清州遇雨鎮川遇風腹脹脚劇不得已陳疏自七政退步凡五日始到山中則疇

兒率其妹已歸得見汝書種種慰喜不可盡說淳亦來歸同處課學甚副老心而只食道爲難耳吾行之停固是實病非病而亦有難入者聞禮曹堂上以服制被囚又聞國舅之咆哮未已每爲其姪所止而止又聞李后平之疏極其凶慘又思擇之去冬書有云輕爲不必行之行又爲不必上之疏去年行猶以爲不必行則况今年耶以此難動之意十居八九矣乳牛在汝之誠則然矣而以我之故而使汝備數於三騾十牛之類則有難洗之辱故昨付本郵歸人語之以今旣草生不可更取乳故還之云而使補於社倉耳

又 甲寅九月

昨書見否吾昨到萬義今向竹山又消二日則當抵華陽矣吾之成行專賴持台汝須往謝焉聞世捷是有道之孫信否有道卽仁弘門徒疏請廢 母者也然則今日事尤無足恠也○待罪有進無退和叔之論然矣然今日則彼旣以翱翔近圻爲罪何可少淹耶此友之論時有未精處矣○大抵昔年賊臣李焯李道長柳碩等欲因事以亂朝廷詬辱清陰矣己丑諸賢之在朝也以事在旣往而置之諉駁柳碩之以飲食殺人故不得明正其罪以致滋蔓至此名不正則言不順者信矣

又 甲寅十一月

寒甚安善否吾泄候甚苦悶悶李必益事初六日始聞之極可驚歎本道儒生聞有欲叫 闔者則吾必極力止之今則雖不止而自不敢生意矣在吾尤覺省事耳最是天狗之變可怕必不得無事而公私晏然惟汝父之是圖是謀可謂不知緩急也

又 乙卯正月

汝母之症今如何吾與二弟相守度日而惟疾病頻仍苦苦高汝根下來昨日又自主守有所示近事日加一日矣然一死外更有何事兵判具大疏將於定配所時以不忍身親此事爲說而因盡其所懷矣忽

聞將駁七八文武宰於初七八日故急以短劄上之云耳

又 乙卯閏五月

幾日歸稅耶禍機今亦如何必不得無事吾則已矣竊恐無罪者橫罹耳李萬亨未知爲誰或云非萬春之弟乃仲初一家人云信否柳無得生之理雖渠自取而極可憐也凡百慎甚

又 丙辰四月

書來知好稅深慰深慰吾只如前耳疇兒以此間無人堅執不歸其孝誠則可嘉而念其妻兒極令人作惡也不免促晦兒來歸此兒歸則疇可安心捨去矣

又 丙辰九月

戀中見書極慰極慰前後書皆見否吾泄症或甚或歇矣葬山不出先兆而日亦如限何幸何幸祭祀事須與諸房從長財處而牛峰宅當次之祭則汝須分付切勿推委也神道與生人何異不平而養者生人其肯食諸

又 丁巳九月

戀中見書爲慰不已時論一付之悠悠可矣吾只如前書矣後谷之見疑於京裏少輩甚可惜也莫非門運所關奈何奈何然吾家大小則勿爲開口可也吾亦只略略答書矣

又 丁巳九月

曾因報恩便作書見之否此中一如前日耳比者始見某疏其主意以爲吾罪可殺而只以師生之義不忍請殺云極可駭矣汝與長城輩皆泛過耶時人之謂之公論宜哉

又 丁巳十月

聞汝西行已得歸稅否吾比以痔漏苦苦度日他無可言只酬酢之煩日甚一日殊非病人所堪亦非事宜而不能謝絕奈何奈何如有新聞須專足以示彼中食道雖艱然此則不甚憂也惟異姓相聚難保其無所長短常常戒飭毋令放過也族多之家少見其

無事故常切凜凜也

又 丁巳十二月

比來續有書長弟傳去否此間只如前矣新曆尚未見練日姑未卜然不出初中丁可矣曾壁不住學書否曾確則學云則學讀云則讀幾訖五帝紀甚可愛此語說與曾壁也道源已出場否今日後輩無一可恃奈何奈何文谷復得書意甚悠然可喜可喜

又 戊午正月

今日練無事經過否晨起哭位倍切愴慟歲後連有書當長弟傳到矣人來見汝等諸書知皆仍昔而又聞道村報此實初年第一言語何喜如之見擇之書

狗子自赤裳歸言 仁祖實錄有指斥 孝宗語將告變如柳子光積也脅擬緯使止云似指白江與同春事極可怕也禍及泉壤如估畢時則彝仲亦將不免天也奈何龍仁人上疏論禮以鞫問爲請云

又 戊午四月

事到今日更無所及汝輩悲慕亦復如何吾所患略無所減所幸不至頓劇耳見書知汝歸稅且免大段疾病是可喜也諸書及他紙皆收覽矣其一紙依還外議紛紛何措意間惟變異之云極可憂念耳姦人云云吾實無此渠必傳聞學士傳而云云矣至於請斬尤甚無狀矣彼輩誣罔 聖聰至此他何足言吾

於完城事所見實與他人自別蓋當時不能辦國亡君死之大義則將無所不爲矣執送斥和人何翅小事惟欲乘時盡殺士類則其心可惡矣至於趙文事則尤有所不然者吾於此文被論後每切慨歎少輩之爲矣趙丈雖有居鄉不謹之事然其筋力尚強之日翩然謝事而去此其大節可尚矣其小疵何可察察也此二事吾所常言於汝等者矣今宇遠之誣上至此可痛可痛

又 庚申四月

姪便歸有書想今已見之矣日夕竚俟中此孫來歸極慰老懷汝書備悉矣今日事令人毛竦亦豈天道

好還誘其衷而至此耶然吾家禍釁之緩急全不繫於今事之重輕第觀前月 榻前服制酬酢則 聖意愈緊真所謂嶺海之間乃吾死所者也昔伊川歸自涪州襄守待之甚厚伊川謝曰時事雖變而某安敢變今日與伊川時又不同矣深恐兒輩戒心或淪言語過差也汝須常常飭察可也大抵吾家如不知有今日事可也汝立時一隊人乘快放言旋致辛卯之禍前轍不遠也

又 庚申八月

見書知好稅祭祀亦不以雨水廢闕深幸深幸吾一向困欲悶苦悶苦一母之症今如何逆獄驚愕驚愕

未知將如何出場也正以此時兒輩在京極不便恐與人說話有妄發也有作書便亟使西出可也

又 庚申閏八月

書來略知彼中事深慰殷之詳審於山事者非不當矣第地理今無知者皆不足信而汝母與殷母俱是孤魂今同一麓而與之相依則豈不相慰此則情理之昭哲者豈可捨昭哲之情理而信茫昧之地論哉○青宰今朝自京歷入爲傳元老今番之招有云昔年爲告廟之論先殺宋某次殺金某然後廢 中殿而以擬昌之女代之云云故自 上令查發論臺諫而遠竄李沃云云

又庚申十月

才見汝書昨呈由單則卽遣都令傳諭辭出於宸翰云而且令承旨口諭以略退葬期之意適永斯二台在座與之商量斯則以爲下去過葬事後復爲上來永則略退葬期赴期下去仍爲南去似穩云故不得已用此言以略退仰達勢當用來月初一日矣始蓋慮此故試有初一之上矣今果然矣此似無甚晚艱而惟以汝之久於喪次爲悶此則汝須體余至意居處飲食一切變通勿使生病則吾可以安意矣○斯去曉遣子問之謂欲更爲一辭而出云矣聞以吾下去之故徑出而來見今日事此公似有力矣

悶不知所爲也

又庚申十月

始計不審遭此晚艱奈何內殿痘候極順已有濃勢昨進水飯頗多吾姑觀今明欲呈劄而出矣聞所穿之穴土肉不善云浮屠岡若果可用則第試開見如何久之不可曉知我私情迫切而請上勿許歸大受已成請許之劄沮於羣議而不果上可歎可歎再昨上奉大王大妃移御昌慶宮耳

又庚申十月

上候不復聞知終夜燭煎也汝母入地時不得臨訣此恨無已然情事不可謂不少伸也汝是朝士赴哭

不可緩也彼中事須使惇整釐了當可也

又 辛酉九月

曾以書託僉正使與汝商處此事今如何渠雖無識既有程子明訓何敢違越泚陰時吾與之翰宗人極力禁斷今日豈可以世代稍遠而不爲盡力也後谷曾有意於持平後穴此則與同春共沮之同春於沙寒雖自不免而於注山則亦致力深矣此則後谷亦知之矣昨朝 掖庭人承 命來問疾皇感皇感又有史官先聲不知復有何等 恩命尤用震越也○昨得士正書則謂吾家賣扇於大田場市云云何以得此耶無乃有苗脉耶須查核於婢僕輩以報也會

一言宋村常漢於場市以此委託吾家云亦未知信否

又 辛酉九月

馬山宗人行昨有一書得見否吾一味仍昔矣朋錫之葬當在何日吾意不須大拘於地說只擇其得免五患似宜耳聞從祀已得準請追憶乙亥事爲之愴然愴然顧誠何如百世以俟而不惑永無後論則何幸何幸嶺外無有右袒者否懷鄉終無進叅者否老去極厭紛紛恐遠去靜處以畢餘生而唯以汝三世不能決耳

又 壬戌十二月

無事得稅否吾略患寒疾而旋差矣昨得正書則左
揆又進劄請更加誠禮必致某人云云其不相知不
相謀至此極歎極歎

又 壬戌十二月

見住何處此中都如昔矣第聞茂台之駁漸漸層加
今至難言處不幸甚矣憂端不翅終南也聞受相入
殿劄請以禮論付史官備書而自 上快許之云矣

又 癸亥正月

進明所帶書想於今日間見之矣昨夕疇至得見歲
前書二奎之亡惻怛何極吾數日間如得溫日欲前
進城外陳情而歸倘得如意脫出何幸何幸季周爲

俞得一所遂歸臥江濱令人健羨此台血誠於國事
一切節省浮費爲要不悅者多敗症已露而俞也先
受逐去之謗可謂愚矣時事至此極歎極歎

又 癸亥正月

前後書皆見否吾乞休愈力昨於 榻前更申之則
下教曰李泌以白衣論國事致仕而仍留甚好予何
靳允俞但欲徐講節目且待朴世采入來議定矣請
辭食物則又 下德音故只欲略略取用以待職名
除去矣數日來所 下諭教之文見者莫不洒涕飢
民雖死而將不怨矣且 下褒祀何蕃陳東歐陽澈
事 聖意極非偶然而自下無人承奉可歎只嶺南

田稅盡蠲事吾與驪陽力請蒙 許矣

又 癸亥四月

到金城見汝書知大都安善喜慰無已吾今午間到化衙將留幾箇日發還耳第圻伯因高陽送書其意以爲交象比來極不佳必毋入都仍留永平間云云雖未詳交象之如何而蓋見和叔右相疏則力排尊王之義想少輩倚二人斥我無忌而旣逐雲舉君石則其間彼此說話想益紛紛矣欲執雲石事投疏永歸蓋石於科場爲 慈聖左袒者而今乃見攻如此世道何如也

又 癸亥五月

昨到豐田因原營見朝報少輩之侵困相位不遺餘力極用驚駭矣夕到錦繡亭聞士友言則其侵困相位乃所以侵困我也汝何不聞耶始欲一奮登對而歸矣今者決意直歸矣凡百須善處如何

又 癸亥五月

相離已有日矣昨者一棹忽泊仍見汝書旣喜無恙而疇妻母子之來尤喜尤喜吾今始呈疏未知復有何等說話也俞事極可恠豈料世情之至此耶然汝則聽猶不聞可也能也捨旃甚善甚善旱餘有雨聖上之賜也第有餘不足有未可知耳汝於職事毋怠益勤且雖升合之微切不可放過愈慎愈謹勿忘

先法千萬千萬往見光甫爲謝從氏易名可也

又 癸亥五月

吾即將發矣昨見汝書汝之聾瞽似甚矣略聞復元抵其兄之書則吾之東出亦成謗囹其他可知也且石之昔日場屋所樹立三之論劾奸魁皆可尚而乃反見斥世道至此可謂寒心矣體元苦爭毋入想以復元而細知時議也然欲徑歸則不忍孤 上意欲暫入則時議如此大抵汝須議於老峰而出來于永楊之間也吾今雖發而徐行以待之耳擇之復元云云切勿出口以爲移擊之資至佳至佳

又 癸亥五月

前後書皆見否吾明將與致道拿舟溯江泊到樓巖資延槐搬到華陽計也雖則快適而只戀 闕之心難堪次則與晦相離也汝之去就須相時議而爲之最是擇光之戰可怕汝須慎於接人出言也

又 癸亥六月

濟便回見書備悉凡百矣朴疏一欸不勝寒心尊周大義綿綿僅延今乃力攻如此世道無復可望也然和叔攘臂擔當使至於此彼無識者何以知之深爲和叔惜之也第此一欸旣已騰出播諸人人不可不明辨而引咎兼陳前後不安之事矣如此則詬辱必不貲矣汝雖欲留得乎不如歛歸交庄過忌祭而歸

也

又 癸亥六月

前後書皆見否近况如何得見承碩所送邸報則不勝寒心寧有沈某詬辱大臣至此之極而可以爲國也此則責有所歸矣圻伯緣我困辱心極不安也

又 癸亥閏六月

慶餘所帶書數日前見之矣 朝家之視吾家則可謂過分而第昨年不赴龍縣以破格之未安也今日亦難異同此後言者只泛論該曹之不公在我者固已不安矣又安保其不爲直斥耶吾意如欲赴任則須以所志請於該曹依例行講而來則善矣彼雖不

許在我者固無嫌矣此不可不深長思也如不欲赴則亟當從實呈遞使其人馬從新官而來可也○此時密養穉陽正不可已故吾之始意妄謂和叔必與之同而無端忽生異議以致維事之紛紛極歎極歎慶餘之疏旣出而蒙 批則吾不可浪默故已上待罪之疏未知前頭事復如何耳維疏隱然有甲寅諸疏之意無乃有所見而然耶可怕可怕吾之禍福固不須言而和叔狼狽可念也已一念之差而其害至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又 癸亥七月

樞吏來傳汝書備悉所示矣又得光城書則爲汝去

就極拳拳勢當赴任看如何爲久速矣道間於下輩
須存體面毋以輕率取侮亦毋以苛刻見苦可也

又 癸亥八月

曾以書付晦行矣三昨見來書略知近况爲慰吾與
權尹逐日事事其視板橋放過時則幸矣前書頗有
說話想已見否惟今日年分事最可關念只從該曹
事目而不可任良之瞞過亦不可太荷須逐日親審
其可東可西處則無寧與良似宜矣大凡守令一番
親審處則不爲復至故一番之後恣行欺慢此不可
不知也尹八松全州時適值量田廢閣諸務逐日乘
輻出野故雖以全之豪暴亦不敢恣此可法也

又 甲子九月

殷錫忽至喜慰深矣汝書知無疾恙可幸吾食飲稍
加於前而血痰漸盛心甚驚駭泮疏竟發云極用愕
然此無論義理如何其害於事如何也適值汝輩入
京時尤不便也

又 甲子九月

前後書長弟入眼矣只寒冷可念矣此中都如舊狀
耳尹事元不欲與人說及矣自得其最後書尤以默
然爲道理矣第見道內通文則益有難言者力戒此
縣人使之切勿相應則有相信之意昨者以書飭光
錫俾止諸人未知其能辦得否也如作中學會須與

疇孫極力諭止也

又 乙丑三月

已歸交庄叅昨日忌祀否吾別無痛楚處而億劣益甚苦事苦事此孫蒙 批甚渥曷勝感泣吾勉其赴命未知前頭得免大狼狽否憂慮罔已時輩於所引尹書去一真字添一先生字渠輩亦非不知是非而欲以威勢脅持殊可笑也此孫已作如此頭勢此後只有逡巡退步不競不練則名節性命可得兩全矣日夜默祝也

又 乙丑

疇孫忽至仍見汝書慰如之何此孫無論日後事如何而在此閑地得看書冊豈非有益於渠耶况不能守義而徒爲君所使古以爲牛繫馬繫誠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又 乙丑六月

非意仁龍下來見汝書甚慰汝之復職 國恩罔極非人所爭則尤善尤善卽出謝 恩也得也得吾億劣日甚坐時絕少而事多到手去夜永台專報以自上覓進老先生文稿而託我修整此大役也疇孫亦病暑且惜其分奪看書之功不欲專委極知我之生病然何敢不盡心也世道之憂曷其有極中夜以思明發不寐也

又 乙丑七月

禁推已未尚未明知難堪閔鬱諸兒俱得無恙而疇事已如何憂念罔涯吾只如昨耳景能書問以前頭疏事而頭緒殊多吾意則只欲辨趙丈之語矣然尹事亦難專不舉論只於語次略略吹斷然詬辱之來何可免也能意蓋欲痛陳時事而似非精義之論此豈草莽之所宜也

又 乙丑七月

對簿竟如何一毫不可 上欺也吾自送疇錫心懷之惡去去愈甚行自病也惟校役粗訖頗入清涼界中而昨見史官先文未知有何指揮皇恐皇恐

又 乙丑八月

吾昨日歸到橋齋益覺悲割觀此形勢葬事不可不疾速爲之再昨因監營便報于汝及尹主簿矣恐其書未易達更此覓便追報矣蓋子上葬地常慮其有水矣今聞權順泰言則亦保其無疑父子之情不忍強令入此而權贊美虛受不淺若遷子上合窆於此則甚好而此則非我所擅故只欲姑葬汝妹於此以待其子之稍長未知尹簿之意如何須速探以示

又 戊辰二月

書意備悉疇竟外補其願遂矣吾實喜而不寐亦忘沈痾所在也草帑吾心實不安故口自不甘矣曾以

爲言而汝猶不已蓋以無他滋味故也然雖送而吾實不喫何必送來送來而不爲還送故送來不已此吾因循之過也昔殷之赴濟也以此物遠送於冷泉吾密襲以還而戒之而且不令下人知之者不令善名歸已而棄疾於子孫也今依前套爲之須入內用之可也

又 戊辰二月

連見書爲慰龍潭無論其他得以此時免脫名途此爲喜幸矣其無味而冷淡尤宜於看書養病矣昨見韓延安書其爲父子之變大矣極令人崩隕如此大變屢出於師門子孫亦可異也

又 戊辰二月

來書備悉老者雖非肉不飽然吾則心不安故口不甘如此則安得而飽哉疇行差池至此事事失當可歎比數日心有所大作惡者曾因韓平昌及宋後昌稔聞諸少韓之詬辱其父兄而亦未信其必然矣今見韓延安書則發其子與弟與諸姪之惡更無餘蘊此天地間大變父子相隱此天理之至而今此變出於師門後裔尤不勝痛駭也韓書又以拯之不拒爲咎此亦責人太厚拯若有人心寧忍誘脅桀桀使誣老先生以及栗谷而與之爲心腹哉漢高之斬丁公朱子是之豈可以此而責於拯輩也自見韓書極有

難處之心不得已而答書力言子雖不孝父不可以不慈之理未知相信否一自黑水亂道之後禮義吾東入於禽獸可勝痛歎黑水之道尹實傳受以誤槩柴諸韓而今世蔚然尊之爲牛溪之正統牛溪可謂困矣

又 戊辰二月

書來太頻無乃下輩苦於奔命耶今夜與疇連枕頓忘愁緒也愚之被訴於聞鼓則略聞炳文妻言則十分無疑而其所處不避嫌以致招拳極可歎也獐脚心安而第威令砲手而得則亦不安可斟酌也

又 戊辰三月

書來知行期在今相見當在午間矣得見美叔景能諸書知大臣玉堂請罪韓汝碩亟用尹拯於筵席而大臣又出而進劄申之大論已作矣次第當及矣汝與疇在官亦似不便矣此事疇或未聞則不可不早知也

又 戊辰三月

書來知周遶之餘無有疾恙慰幸慰幸祭需之助至此之優雖甚私幸而第慮官儲之賸削也明日行事後擬看氣力欲入山居還歸遲速只係諸友去留之如何矣

又 戊辰五月

書至知安爲慰此間戒心果如所示矣然無處不然無可往矣密封云云汝未諳鄉間物情矣韓清寧老於治郡而尚爲吏所瞞矣九龍村旁有李得水者嘗以一小紙來示其言曰汝之三子皆入密筒須於一子各給二疋然後可免矣適韓公來見余以原紙示之則卽招吏詰之曰得水子果入密封乎其吏頓首請死矣大抵密封之舉是吏輩之福也其乘時誘休何可量哉不爲吏所瞞云者真見瞞者也此紙可轉示潭也

又 戊辰五月

得見源書則仲羽亡矣痛惜痛惜以此占天時則時

輩事亦非渠等之心也又見所示領劄以吾八十之年見侵於李整爲言然亂草不能明曉當與晦詳審然後送之須卽遣人取見也若然則汝輩在官不安未知如何此紙卽送於潭可也

又 戊辰五月

見書爲慰辭狀回題固料其如斯也此後復何可頻聒也朴世輝自全營歸言謗吾家者以爲長城誘一人云若以錦李奪人土田上疏則將官汝矣其人不信則招殷錫書券以給云不覺寒粟遍身不知汝謗將如何慄慄然若臨淵谷也守甫之慮李信矣

又 戊辰五月

書意備悉吾黨有一分扶持之勢而徒爲潔身之計則誠非道理不能有益而徒占祿位因生利害之心則其不爲弑父與君者幾希矣此說朱夫子屢言而不一言矣且文谷深疑尹之去冬西行云矣今日事幾果加一層痛矣代仲羽者呂而代呂者朴也未知朴之去就將如何也

又 戊辰五月

見書爲慰疇疏自 上曲副 天恩可謂罔極不亂於羣流是士君子大節此兒因此幾會前途坦坦則時輩之餉之者不可謂不厚矣

又 戊辰六月

續見書爲慰吾之暑症例也而今年則忒甚矣晦孫昨午扶杖下來示驪江祭文則清麗而懇到令人刮目惜乎其廢頓也

又 戊辰七月

昨書見否此胎紙乃鄭堤川岐壽家事也將葬桐溪以下兩世於濟原近處須依狀立案俾免他人窺覬之患可也

又 戊辰七月

前書見否今使子玉持先生遺稿以進以爲非此君精詳莫有任之者須卽令下工勿復遷就如何聞此書進 御京議頗遲之云事甚未安校正卽請印上

如何子玉須善待而勿令久留於其歸也有所贈可也餘適對君平炳翼說話掛一漏十

又 戊辰七月

人來知安爲慰仲淳以羸悖不正駁道一而見落云可謂蟾臂也此公雖有松翁風彩尚不如歛迹自守爲愈也雖去一道一而何益於國事哉只使怒益甚而謀益深矣

又 戊辰七月

見示驚喜此吾日夜所祈望者也須卽歸修重記於蘇堤可也吾聞永同宰韓明胤歸時聞遞卽移沃境修置重記云此叔父主所敬重人也大抵遞後一刻

因循甚苟矣且罷官刷馬則出自民間未滿一日程婢輩何苦不能徒行而必盡用其數也尹懷德歸時其室內行亦不用官馬况婢輩乎唐相韓休夫人行二青衣徒步從之此事載於小學矣丞相夫人尚如此則郡守賤妾之侍婢豈不可徒步耶非但此也凡百須極簡潔但勿如金汝亮之覆載空籠以釣名可也

又 戊辰十二月

來書備悉吾之膝嘗往而益苦然必欲前進蓋卽見守甫書則去年持正諸人已被儒罰而將有繼之者吾之前頭豈不綽綽然耶或望哭 廡衛於江

返魂時望哭因投小疏而會於彼中則可以兩伸公
私矣只彼中寔事定不失廿一耶明示之諸人之言
一似慶元戒晦翁說話矣疇亦隨而劫劫可哀也已
如此而何望得力於風頭也嘗以無豪氣戒汝者有
以也吾明日發行且行且止欲及十四抵山陵近
處矣石室書院似便未知如何

又 己巳二月

御札巨濟時諸人勸出甚力而終不聽者以當日密
勿 聖教有不忍違故也今者雖有 上命非躬進
則未安故其時亦不聽人言矣旋思之 孝廟之志
事今 上不可不早知而舊時沮撓之說或不能調

戲故卒爲使汝呈進之計矣其時汝不在前而事出
倉皇故不能詳言是可恨也政院終若阻攔則須密
藏之我死後更進之可矣堂尹忍以句踐詐矣延廣
狂矣至形諸文字心切痛焉况句踐事朱子是之而
渠不信朱子奈何奈何吾未嘗爲此言者意有所在
也今則大被 聖上寵獎無復可慮而今以此 御
札託汝汝不可不知故略言之自餘都付疇孫矣吾
行已到船頭朝夕舉帆矣○汝不可入來之意曾於
殷錫書言之矣吾以清陰先生不許金同知隨入虜
中之意處汝汝則一以守墳墓祠堂不絕香火自任
也吾若無事則必欲於今春刻樹小表於晦墓矣今

已意阻矣來時屬學姪求石於俗離蓋其品如玉雖小可以百世不磨矣須與通議也文則已成而授疇矣大抵此後凡百都在於汝矣吾每謂汝諸子以爲汝父氣稟人所不及而只其因循之習爲一生病根云矣此病粟谷猶自訟况餘人乎今汝血氣已衰則此病當有加矣然區處家事教督諸子更誰責而任他耶須從此抖擻精神策勵筋力一以法度爲保族宜家之地千萬至祝千萬至祝○朴泰之誣先府君固疑其出於尹矣致道云有徐文斌稱名人自尼來明言其出於尹矣吾爲世道不得已而攻其父其怨我則宜矣然報怨當以直矣然此奚責於尹哉

寄姪子基學

辛卯九月

二書並至極慰戀懷吾歸侍三山十餘日還沃纔數日吾家蕭索只汝兄弟而已須及時力學毋墜家聲千萬至祝至祝不妄交人此第一事須勿放過也

又

辛卯十二月

昨書見否數日來侍奉如何 世子賜送曆送去須以前所得者換給他人而此則謹守之如何

又 乙卯二月

近况如何親事已畢否所得如何吾不耐風土疾病已作奈何然亦已置之矣前年德之所受雖有願見者切不可示也此是 孝考使 先王密致而 先

王跪奉於密處賤臣跪伏而受之者 先王仍教曰
大殿申以毋洩之意云云今何敢示人也或謂今日
事機有加則當出此以求萬一之幸此大不然寧死
何忍以此苟求生活以負我 孝考密勿之聖意乎
事機急時或有生意者則汝眼可矐此不可出也

又 乙卯六月

吾昨到平海一行幸無疾恙今向寧海若過四五日
當抵長鬢矣時論日急人皆戰栗不然則改頭苟利
汝輩須杜門謹言以全性命也懷書須急傳俾解眷
屬之憂鬱可也

又 乙卯七月

好在否吾姑保無事而其人闔關之態有不可測矣
汝等凡百慎甚最不可取怨於常漢也李頔輩豈非
殷鑒也聞其旌門逢變事慘不忍言子弟不善貽辱
至此奈何奈何

又 乙卯十一月

時事朝夕難恃須亟專人徵碣文於靈巖可也文谷
書裁送須開見而還封重皮着圖章以送也其所送
須極擇其均碩肥好者以新潔細木作製內亦以厚
潔紙隔之爲宜其製戒往者切毋令討來甚佳汝等
凡百太無文故如是諄諄耳家狀亦以淨好紙作冊
使圭孫精寫爲可

又

丙辰八月

汝等書備悉示意矣鉏山略及於二君書中矣碣文世係所示宜矣但吾宗文獻自古不振礪譜明載惟翊天翊二祖而恩譜則未曾及則昨年所修不得不以傳疑爲說且判院府君諱字嶺外外派所錄從水旁而字曰川至者見於郡事府君挽詞其從水無疑而今不可改此豈非大段不安者耶然今碣文既與譜不相符勢將更加商量也

寄姪子基德

甲辰十二月

好在否吾僅僅耳昨俞正言兄弟以書來請還乃翁書札而此未暇檢出今逸故紙二十束蓋西來後所

收者而亦大半亡失其餘則在懷矣然在懷者亦然可歎須於此甘東中姑先搜出市南書而仍爲釐整或以人分類或以年題標使可易考須於葬前還之可也吾家文獻汝與此間兒輩任之千萬之望但汝亦不勤於書是可悶也

又

乙巳九月

紛撓中無恙否最是人多處無悔難矣日者京試官留銜而去久留未安而無路回逸付之槽姪使於歸時付金第或林叅奉囑其出榜後授本郡吏而傳納矣更思之今日人心淆薄言語可怕此不但於吾有害於槽亦不好矣汝須亟就槽處取其銜堅藏以歸

或以吾語因報恩縣監以送爲妙槽也若已付金林
汝亦就之須於便當處拆示其封俾知街外無他可
也今日不翅淵冰之懼矣

又 己酉七月

好在否吾在清川時暑痢極重不得已昨日歸到橋
齋方此苦苦汝父報以平安慰慰南衙送靴於汝而
吾所着本弊今番潦墊尤不可着故留之耳○更思
之此靴若是送於李郎或他家者則留之不安故送
之不然則還付以來可也

又 辛亥七月

比來侍奉如何吾自今月十二日患毒利危死乞死

者數矣今幸少間而何望其仍歇耶汝翁叙得衛率
得祿雖可喜而兒子去之而渠旋得之是翊司清選
爲一寥物也亦未安也

又

歲改悲哀想益新矣此外凡百如何吾無日不病豈
死期日薄耶兒輩爲學政急須課督無怠日有所程
可也

又 辛酉八月

卽因泰兒書知汝補官是雖先世有德不食之報然
一家子弟無衣褐者莫太盛滿否且未知何 陵殿
齋郎耶因便示及也拘忌之疾遍滿金益煇黃尚中

是前車也此不待吾言而知戒也

又 甲子正月

汝冒死奔異顏之急天必福汝雖聞汝發痘恃此而不憂矣須平心服藥而且勿求速效也當諱處當體汝心不通汝須勿慮也吾若少愈則當疾走相救也

又 甲子三月

續見汝書喜不可堪汝父所遭終不至大段則何幸何幸第未聞的報鬱鬱奴輩作挈誠非細事多見人家敗亡先兆於此矣後仁初犯面辱宋道源庶內弟而其人來訴故治之後所犯奪人牛隻於負債者而負者亦未全直故只還其牛而已在彼者須一切嚴

禁可也

又 甲子四月

昨書見否元錫以宗家主祭不可無主婦聞炭釜有處子云若是可人則須與其兄弟商議如何雖云再娶而年不至老大而其賢又豈易得哉

又 甲子十二月

人來見書知免疾恙何慰如之吾冒寒行役又十日血肉之身免死幸也在砥時見李妻寒苦忒甚頗以瓊尾之餘相資而亦沃焦矣吾欲及歲前南歸而未保其無魔也方與正相守頓忘旅愁而非久當先歸奈何奈何圭康課學正急古語至要莫如教子信哉

六日登 對時見疇昵 侍出入時百僚聳觀門戶
之計無過於此而只以盛滿爲懼也

又 戊辰正月

前後書見之爲慰閔女之亡愈久而愈不能忘非但
天倫之痛溟生而自能知書自省事來未見有失余
意者且能謝却金萬城之昏在士夫猶不易者思念
其言行自然淚落奈何奈何汝之干與彼人之事勢
也奈何如不欲干與則不仕可也惟忍痛含冤迫不
得已此八字常常貼在額上則庶幾天理不至全泯
矣自舉國尊崇大尹以後則此事更難開口矣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二

書

寄孫殷錫 辛丑正月

汝去後戀思日切奴還知汝行安善喜慰無任汝既
有室亦將抱子矣須勇改舊習篤行孝友勤學毋怠
免於禽獸之歸則我心稍慰矣汝何時來見我日日
待之矣汝慎勿與妻褻狎亦勿相虐也

又 兼示 諸孫 辛丑五月

汝輩思之哽塞淚昏未知皆得無恙否汝父已到甦
健之地休慮可也汝輩爲學不可以悲苦而輟也觀
於朱子葬前從師可見也

又 辛丑七月

汝好往好在凡事一如吾言耶勉之勉之吾與三兒或病或安矣惟是念汝之心日切不禁悲涕也汝須自愛身體而執喪之禮則嚴而又嚴可也

又 辛丑七月

汝好在否吾病中念汝之心日切未知何時相見耶汝須勤學家禮一日不可放過也汝婦家雖有願見之言慎勿往也

又 辛丑閏七月

見書知與龍庚皆好在慰喜慰喜第祭奠尚未行悲悼尤切豈有五月而不葬不祭之理乎不葬固吾之

罪而不祭則汝難免其責矣今日則人雖縛執汝須進往行之可也

又 辛丑八月

每見汝書涕必隕之聞設祭奠悲喜交心汝須守禮甚嚴內外之別是第一事也吾以戀汝幾成一病萬一發引差池須下來見我也

又 兼示 諸孫 癸卯二月

相離未久戀思已苦得見汝等書喜不可言吾來日寒甚然幸免大病耳湖水冰開漁船相接閔生周範以山茶一盆見贈黃藥方發朝夕相對耳汝等逐日課業填錄書徒俾余歸日考實可也不然則有槓楚

在耳正也尤不可少懈也

又 甲辰十月

昨書見否見讀何書須明白易曉者口誦心思切不可妄希高深而虛費日子也今月晦間須持今月所讀書來尋我所在處則吾課訖還遣汝歸也

又 丙午四月

相離已久兼且地遠相戀日積今於營便見汝書爲慰此間依遣矣聞汝方始土木之役須更謹慎毋致村人之怨且毋致外人唇舌也

又 戊申十月

吾與汝父汝弟今廿四日回到東郊則汝妻來待而

汝已不在不勝缺然也吾寒病不輕方此服藥索汗悶苦悶苦見克悖書則有人託稱吾家奴打人於道見捉而囚於官云此漢如或歇治後弊難防須告於城主痛治之可也利渭及泚陰洞人已通於方伯利渭雖懇乞於汝切勿生救解之心也

又 己酉正月

歲新戀汝尤深矣今在何處讀何書前頭之計何居聞欲見公宰何其不思士人出入官家未見善後者也

又 庚戌三月

見付洪奴書知無恙慰喜此間亦依遣汝祖母必欲

出來養蠶故人馬津送汝須護到龜巖令辛或柳禱
護而汝則還去過六日祀事可也祭肉之乏可想然
自此雖備送而日暖輒敗奈何仲氏以合操往礪山
亦何能暇及於此耶須殺雞泡豆採山漁川而行之
祭不必豐精潔可矣

又 辛亥九月

送汝之後心懷無聊根奴再昨歸傳汝書見之爲慰
花草果爲病中之玩良喜然以此悅我之心豈如汝
之不貽我憂者耶汝經營大事恐於事爲之間有不
慎不審之端也聞以御史守令難於給擔汝之獨得
於百里外者有所不安須與益山相議造用獨輪車

如何新造若難則求於有處亦可矣

又 壬子三月

卽見汝昨日書甚慰甚慰吾到處紛擾至於楓川而
極矣然姑不至甚病亦恐叛遲而禍大也彼中事汝
須着實照管勿令農事虛疎然後可以祭祀可以事
育矣別告疇孫汝等何日歸懷耶歷見東臺否恨以
阻水當時不得同遊也今番遊賞心神想有灑然還
勝讀書者矣須與茂錫相守於山齋讀書作文毋少
放過至佳至佳

又 壬子四月

前後便皆不見汝書矣聞汝又往黃山云何不讀書

而爲此閑漫出入耶况黃山吾不欲奴輩之頻徃况於汝乎吾姑無疾病而今日又承別諭悶且皇惑也

又兼示諸孫

壬子七月

卽知馬巖宗家朝夕之急不勝愍然幹瘁而枝茂理之所無也吾儕力所可及宜無所遺或沃或鎮或本縣雖未滿石隨得以助可也

又

上同

壬子七月

金孝子奴來得見汝等書深慰戀懷只兩處疥瘡可念吾姑得支持前書欲疇之入來者慮其獨處固陋欲與作老學究同接也旣不能來此日足可惜耳此

中七婢獨久爲怨女雖渠不足愛而心甚不安矣須令八奴率德婢入來仍率其姊出去可也八月則又可還爲換易矣

又

癸丑正月

泥路好稅否來去忙迫如未見也再昨之夜睡間似聞汝說金進士萬吉爲僞書人有所云云而未能分明記得渠果若有願赦之意則相切之間不可用一切之法須卽告于城主前略施笞罰而放之爲宜然亦須聽城主處分切不可擅便矣且李頓事一切勿爲出口至佳至佳如或出口則是與之相較也不亦同爲不善之歸乎千萬戒之

又 癸丑五月

比日好遣否吾日事呻吟不無自危之心耳旱勢如此可謂大命近止凡百須十分節省以為存活之計至佳至佳奴婢無所事則亦可作粥支過矣黑馬歸自祥館決不可並養須即賣之以買牟麥可也銀杏須朝夕灌水毋令枯死

又 甲寅十月

汝仰俯皆安否吾倉皇下來既歸之後靜寂安閑是用自慰耳所可悶者異姓相聚於一處汝與汝妻須十分善處俾無人言至祝至祝

又 丙辰十二月

病候即如何遠外燭煎益不可堪清州還上聞至今不納極可驚歎闕祀猶可此不可緩須於水奴往時分付使以馬巖祭需卷納至佳至佳

又 兼示 丁巳四月

周生及報便一並傳書稍慰苦懷殷歸晦至皆得無恙真是大幸最是汝父莫念我而徑情如此是可謂孝乎茲見李妹書一倍憂念也此後事專是汝等之責也草塢見利而忘義則豈_恐不可昔年吾不能使金正字歸葬於此而今乃自取則於義如何也以何面目見此友於地下亦何面對子迪耶凡事必辨義利則無難處者矣人家營葬年月雖不可不擇然不

可太拘曾聞術家有制殺擇用者此可更問也此亦不可則須依朱先生例待時而葬可也古之君子既論權葬之非何必自吾而犯之也朱先生癸未三月丁韋齋憂翌年甲申窆葬祝氏沒在己丑九月而其葬亦在庚寅夫豈不是而朱先生行之只所慮者汝父氣力故欲汝等之知之矣榔板之取於泚陰曾以族多而木稀爲未安已與龍頭諸族有從此勿伐之約矣如未伐取則須用前日所餘可也且前日一喪必伐二株此甚不可矣凡百須求道理切勿放過至佳至佳

又

兼示
晦孫

丁巳五月

聞晦先聲晨夕倚門汝雖不來而汝兄之來極可慰新塢極知其不可而已不及止奈何奈何只有日後變通而已時議雖極洶洶一死之後其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須無皇惑凡百從容靜理無有誤錯至佳至佳

又丁巳五月

近日好在否此間只如前耳聞板橋松木石生輩任意盜賣云汝何不痛治耶汝若默憚則何不告於門中耶心甚恠訝也

又

兼示
諸孫

己未四月

汝等前後書一一備悉矣事至於此莫非天也奈何

奈何汝輩倉皇之狀如在眼前欲來不得來勢也亦奈何惟勿怨勿尤讀書修身以副此心也

又上同 己未十二月

日望淳昌之來非惟不來乃以罔測之變見報痛哭之外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今見時中單子石生尤可痛也自門中已治其罪耶不然則吾將捉致而治之須示之心神痛隕不能一一○諸婦首制何為還變於夷也聞之駭惑從來歲用夏至佳

又兼示諸孫 庚申四月

見書知彼中都安殊佳殊佳示紙略悉汝輩此時尤慎樞機也陰陽方爭勝負未定設或勝之此後事難

保其善終則此時憂虞何可勝言

又 庚申八月

萊便及金武脫恐皆見所付書知又得男喜幸無已吾氣甚不佳幾何其不摧也新兒名以曾傳似好蓋曾子傳孔子之道也

又 庚申十月

苦待便回見書知汝妻所患無減憂念罔已吾以主上挽留極其誠篤至脫貂帽以 賜於榻前又製新羊裘以下又使姑退葬期感激皇隕不能即歸今則 內殿痘症不順上下遑遑又不得請暇葬日退卜於今廿九若或 內殿症候安穩則即當及期出

去耳體元家極欲從速畢親須觀汝妻症勢若萬分
危急則一源何忍捨而遠來如或不至於此則須待
彼家定日上送可也

又庚申十月

曾作書以付仲奴而此奴還來旋去矣未知汝妻症
候如何一念常懸矣汝於今審別薦被左揆論薦此
汝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致然吾家冠冕已多極以
爲憂而不以爲喜也且汝從前懶書未免墻面不但
爲父兄之差必將爲薦主之辱須從此溫理小學論
語等早夜不怠培養本根千萬至祝至祝

又庚申十二月

生男昨歸略付一書未知幾日得見也吾昨移興德
之宋洞靜寂過於僧舍粗愜於心而章甫之來則猶
前矣子邵昨移尚衣別提可喜只汝父與此姪皆得
好官極不能安耳

又辛酉正月

昨於金聲律歸有書未知幾日得達也吾昨日登
對變通綿布升尺自 上快許感幸何極昨日政淳
昌陞軍資判官盛滿可懼

又辛酉二月

悼死愍生之心去而愈甚殊不知無生也葬地定用
萬義可也昨得日者李溟翼諏日則三月八日大吉

云萬義事吾當經理矣汝父幾日得稅耶汝須於暇時看書至佳至佳須使一源看家禮喪葬章老懷耿耿係念此等終夜不眠汝等豈知我心乎

又 辛酉五月

續得書爲慰吾只如前耳曾見長城所示京裏書則謂吾效草而汝輩多行不法云云此甚可懼雖曰無之亦可加勉也此雖起於起處而因而益戒則亦豈非攻玉之石耶

又 辛酉五月

逸汝之後倍覺作惡見書稍慰吾只如昨耳汝定以六日發程耶肅謝後去就須與汝父商量也如欲

赴任則必須看書晝夜不已也天上仙人亦且無不識字者况汝不至瞢然從今勤勉則亦可優於酬酢耶若不輟看讀則雖不覺於日月之益而定有其効矣吾不汝欺矣別紙二道謁見光驪時面進可也

又 兼示 晦孫 辛酉六月

十日書卽茲來到知無事戾止爲慰吾阻食之症漸苦涼生之前難可望甦可矣晦書得之如見面也今日捨茅洞何歸從此南行三四十里有所謂物閑者自物閑又行二十里有玉燭洞者真可藏踪處云不歸茅洞則仍轉入於此未知如何汝嫌我之深入而吾則猶恐其不深祖孫之意何其相左耶

又 辛酉六月

父子相商去就何居雖使就之而亦更自量度審其
不昧於公務不窮於文筆而又能不爲貨色所移然
後可以赴也最末一事有甚難者非必自我求之渠
必自來獻笑於此而心如鐵石豈不難哉豈不誤乎
生哉凡此須十分入思不可草草決定以致後悔也

又 辛酉七月

前書見否人至覽所示爲慰吾只如前無加減耳欲
於六日定發須及五日夕津遣人馬然駟則決不可
使也汝之私馬私奴送來可也禁肉還送而不欲使
下輩知之裹封其外矣大抵爲官之道守法爲第一

事身自犯法何以禁人我若受此則汝必爲我不止
宰殺故如是推類以往則他皆可知矣

又 辛酉十月

疇也來歸方以爲喜今見汝書並慰老懷此中與兒
輩都安耳惟晦前十數日間 召旨陸續隕越不可
言清慎自是士夫居官規模而不易得嘗竊慨然故
望於汝者不淺也今茲之肉雖曰不專殺駸駸然入
於犯禁不難矣初不如一刀兩段之爲愈也且古語
云避色如避仇此尤陷身之坑塹也大抵公餘不住
讀書至佳至佳

又 辛酉十月

今日祭汝能進叅吾不得與何恨如之吾爲羣議所
撼欲於十七間與僉正發行作路當由槐陰矣擬於
中路呈疏而歸而亦未知終如何也練祭從汝言欲
行于初八日矣布與麻可辦否恐以此撓官也汝讀
書甚勤使我喜而不寐也毋取作心三日之譏至佳
至佳練時可得柚子否酒則欲用 恩賜紅露寬洞
小祀無爲草草也須以家產補之可也

又 辛酉十二月

來書備悉頌碑我雖有實惠猶爲可笑原官在時決
不可爲須嚴禁似可矣且聲聞過情君子耻之無實
以繼之則益難收殺須益勤勉馬政外專以愛養驛

卒爲務勿使有嗣歲之填壑可也

又 壬戌正月

日者書見否吾阻食之症愈往愈甚悶苦不可言汝
欲由歸當在何日來叅望祭則好矣未知官事無壞
否須量處之錦朱兩官無緊故則不須往也惟杜門
讀書至佳至佳木碑須一一拔去隨立隨拔則拔者
終勝矣

又 壬戌三月

書來知兩痘皆順深慰深慰昨得豆村書則李令再
昨宿鑛岑昨夕將宿珍山邑內欲自珍邑直到檢洞
故今早復來檢洞溪邊待之終若不來則將歸宿雞

嶺明日則還家計也簡紙方乏得之爲幸然官物雖如此微細者亦不可濫用也

又 壬戌十一月

昨書言有未盡故追告焉饑荒此甚杖罰不可輕用如有犯科者招而教之稍重者責之其決不可赦者則亦略施笞杖決不可重治也教責之時亦必曰聖上軫念爾輩故吾不能不恕云云可也凡事務爲誠信要使實惠及人切不可飾虛干名也

又 癸亥正月

疇孫昨至見汝客歲書殊慰戀思此中苦無可言親事固當臨時前却矣第未知其間復有何事耳一兒

須先爲來覲初五是丁未當禫之日也設位哭之而已初九是吾大忌則八日行禮似非便欲使彼家稍退數日矣大槩旣入三月則觀勢進退無不可也聞體元近將來見云當面議凡百耳賑事稍成頭緒則幸矣然益盡誠心俾無匹夫捐瘠幸甚

又 癸亥二月

昨日兩書非久當見矣郭行不持汝書而來不勝缺然也吾與昨一樣矣一兒來時切勿以昏行爲名也朱子云喪中議昏與乘喪而娶無異不料體元不言於我而徑請衣樣而來也我知之則當使汝勿施也極歎極歎大抵以事體則用四月行禮甚穩而天時

人事有不可知者故欲於禫後依禫而入處禮行之矣衣樣事大乖於義何恨如之此後事須審思處之

又 癸亥七月

書來知有所苦深慮深慮須爲慎志勿貽老憂可也前日汝所帶人使役於蓮池事自今思之亦似未善人若以發驛卒穿池爲言則何以自解今日事秋毫大於泰山可怕可怕須極入思凡百勿爲放過至佳至佳生梨依到雖問安人亦不須頻頻也

又 癸亥十二月

戀中見書慰懷深矣吾之預來于此蓋聞城主欲於疇來依五禮儀行事恐有齟齬貽笑者故來與諸少

議之到門此在五禮儀何可已也慶宴則當此民窮財盡時有何興况而爲之况慶宴頗有雜事深所不喜耳欲於諸處祭祀畢後略設酒肴只會宗族也然此亦俟汝父歸相議爲之耳

又 癸亥十二月

國哀尚復何言悲慟虞憂倉皇上來見書知安喜慰無量吾道途淹留發行十一日始得入城入臨後卽蒙 賜對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有不忍竊仰也卽出西山踰伏墓舍盖有 誌文之命而親承於 對時終似不得辭故不得決歸疾病發作憂慮憂慮

又 甲子三月

前書見之矣爾後爲况如何吾憊劣忒甚自知來日無多惟望汝勤於職事謹於言行亦勿爲人所欺可也

又 甲子四月

近日爲况如何戀想無已吾一向昏困長委枕席今日又哭汝母忌心事愴然聞尼山醜詆之說大行於京裏在我則固是藥石敢不警策以爲他山之石乎惟是汝之蹤迹甚難便公事之外一切勿與人往還常杜門自守看閱書恐則未必無益於汝也

又 甲子五月

前後書皆至否吾與前一様矣聞華叔惹起泮闕云

信否極可歎也鄉里亦欲推波助瀾吾竭心力東叱西責僅得停止而亦未保其終得無事可慮所幸瑞山答書將欲無言甚善甚善汝亦復圭三緘勿使我增罪至可至可

又 甲子六月

汝書報以無恙可喜吾只如前日苦無差劇耳吾結廬於墓下以爲畢命之所未害於義而昨聞尹也亦以爲謗云汝等以彝屋事謂吾爲過慮矣今雖捨置亦不能無言矣可怕

又 甲子八月

前後書皆見否吾背核之作苦徃而愈甚悶悶汝等

團聚莫說閑言語一以討論經史爲急也

又 甲子九月

朝以書附朴生行矣錦城柳上舍又告行蓋欲與汝輩相見也吾自見道內通文心甚錯愕幾於添一病矣蟄坐窮谷無端生出此撓是亦命也汝等須體我意極力沮止極可自 上昨又問疾皇隕感激罔知攸措

又 兼示 甲子九月 疇孫

昨夕得見廿日遣書極以傳兒無恙爲喜也噫清城亡矣 上之所倚賴誰也伏審 上心哀慟不覺涕淚之交頤也疇也今獲利見矣書所謂可愛非君真

至理也况 當宁精粹仁愛發於 顏貌辭氣者求之歷世實罕倫擬真所謂興王而竊觀天意則真郭有道所謂不可支者奈何奈何汝之所職只記言記事則雖善而無益於事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誠不可一日不存於心也得台曾見醜詆中洞無餘力中洞亦然矣今其挽顯以余爲小人云可笑身爲大臣其不正如此奈何奈何躁進之嫌決不然此與以吏郎圖陞應教者何異觀此形勢可謂百尺竿頭矣其可遲遲耶聞李尹以今花田之彈出於慶疏回啓及打愚報尹書雀躍相賀此二事不爲無助而謂之全由於此則誇大之言也可笑

又兼示
疇孫

甲子十二月

昨於砥境得書矣今日之行蓋哀晦言而決也其言以爲以我之故來此近圻而終不入則必以急於子孫之病而緩於君父爲時人所攻如此則我病終不愈矣其情感矣故已到楊根而必欲釋哀於陵下者猶欲細知京裏論議然後略赴起居之班而卽出矣徑入窄徑稍或淹延則恐致悔吝也疇書所謂初四登對云者恐是思之未精也四日豈是賜對之時乎果爾則臨夕入對遲晚行禮而仍出都門豈不便乎蓋今番不欲見一人出一話必須的知當對之日而進步須密與守甫父子議示日子也

又 甲子十二月

冒寒犯夜驅馬而歸傷敗可知矣汝等皆無恙否晦信更不聞燭鬱如何鄉里紛紜益甚於前亟欲深入而昨午郭檢來說某某邑人將發文以攻尹侵斥粟谷之罪如此則必起大鬧而吾家之禍尤促矣奈何奈何

又 乙丑二月

交婢行有書郭姪今又告行矣此姪肅拜時單子及隨行下人及內外依慕汝須着實留念毋使狼狽至佳至佳此中以拯事論議紛然必欲上章吾方止之而恐力不能止且君平邵姪力勸之是欲陷人於

嚴刑之中耶

又兼示諸孫

乙丑七月

苦不聞近事殆於發出狂昨暮樞史始至詳知禁藝事禁則喜甚而藝則甚憂矣少時飲見大小北以藝及銓郎為碎首之物雖以昏主別下教嚴責之每以為此實不願逢者豈謂今日親見於膝下耶須亟思脫出之路至佳至佳春集進 御後有何指揮諸炳訖不相及故不得已見翼而責之未知以為如何也

又彙示疇孫

丙寅正月

再昨千英來傳汝聯名書始知山陰之除真的矣是書出於十三日矣何以此遲也然恨不於邸人告目

於本縣也使之歷此也黃江曾有禡來書有云羅良佐書斥我而不詳示想語絕悖難於相示也然想尚不如諸韓之甚也諸韓不徒斥我並斥老先生容我輩不如慎齋之獨取美村云是不聞朱子之訓也朱子嘗曰孔門弟子不善者多而聖人皆能容之老先生之容我輩何至於損其德哉然自吾言之則極是皇恐自反處也節酌可幸惟老先生遺稿至今不下刑事漸遲而時事有不可知可慮可慮行狀說必是兇人所為可怕可怕某人疑怒其意以為禦與城也背親外附以陷諸適而得官吾守正而吾兒以出身不見收云云此是仁同之父以其說傳於沙塢者也

且諸金私以顧恤則不害其厚矣王爵非勸惡之物何敢如是是未可知也

又 丙寅正月

汝之得邑雖遠係是山水之窟豈協葛翁之願耶此間冠期將在來念前後上官之期亦須視此前却上官後旋來觀禮似好第未知形便如何耳曠官之久甚害於公須勿遲遲下人之久留京邸而恬不爲意亦非不忍人之心也

又 丙寅三月

去後相念倍增非念餘事只念居官不善貽累先德也 備忘記有淑儀簡擇之 命默祝福德家膺選

卽有王子之慶也

又 丙寅八月

見書知傳疾之彌留憂念不能已此中事吾病晦疾外可悶者不一奈何奈何再昨得懷仁書南有昌之弟有章袖其母分財文券而示之以爲其兄及汝買賣皆爲不義仍有多少語云云此必頽頽輩指啖之致然其兄肉未冷忍以爲此其人及指啖者可謂不仁然若其起訟則在汝雖直其苦如何人言將如何昔年吾在海上聞有昌板蕩之勢極用矜憐嘗作汝妻書使之許退所買之田不然則量割少許還給俾養其母矣汝不肯聽今受其困雖悔曷瘳且其人云

其兄諱渠而盜賣渠及妹之田故渠於放賣文券不得着名未知果然否其文券今在何處切欲得見矣果不着名而終至接訟則訟官必刑推其人以負兄而以盜賣落其死兄矣此後事汝須善處毋使悔中生悔也且疾速相報毋使我久爲憂鬱也○書成後自內略有所報吾自此瞑目而死矣

又 丙寅八月

人至見書爲慰且聞傳疾向已而將有其弟殆使我喜而不寐也其母自是神福之人宜其有是幸也南券依到若是明白而敢生姦謀渠則必不能至此此皆賴之主張可怕可怕

又 丙寅九月

苦待祭便之來今朝得見汝書知解歸之意甚切欲歸則誰或挽之以親病辭歸數月不還則便是解官人矣疇孫曝晒太白上疏請省親蒙 賜特允故來此留連而去已數日竣事後當復歷過此實數年間未有之好事也

又 丙寅十月

茂去後一切不相聞鬱慮不可言已呈辭狀而回題如何言欲去而不去遲遲其行取笑於人者尋常慨然矣今日則又異於人辭以親病不待回題而發則人孰挽之又孰曰不可千萬勇決可也

又 己巳二月

吾行昨已踰嶺得風則朝夕越海矣汝父雖欲追及不可得矣丘墓祠堂汝父當代我修祀切不可犯危隨來也清陰先生北行時不許金同知侍奉者其義無他也此不可不知也興農萬家綿田須授着實人或賭地或並作秋收而送於萬家可也盜患可畏板橋好音須並看檢也所欲言者臨行不一

又 己巳二月

吾行已到船頭待風朝夕當渡海矣汝等須緘口謹身勿嬰人禍可也到此猶長憶晦孫涕不勝枚此外則汝等之戀不可堪也疇之家屬尤可念須勤於經

紀毋令飢餓且毋絕柴也板橋祭需餘社全四石也須取以作木入送也周教終鮮兄弟之孤惻也最可憐須顧恤勿令失所也此積善之一端也

又 己巳二月

茂行書不知何日得達耶汝父消息至今不相聞閱爵何堪吾之死生捨置已久而惟不能忘者萬之毋子女其次尹孫也汝須顧恤如同氣也此外凡百必須晝思夜度勿爲放過計也興龍所藏書冊着實守護俾無漏濕散失之弊至可餘在潔口不復一一○尹孫請見之書冊須許見可也兒輩勸學日夜勿忘至佳

又 己巳三月

吾與二弟及疇孫無事渡海姑無大段疾病而州學書冊足以遮眼消日矣惟賊鑄餘孽得志橫行以剝喪世道是可痛歎耳汝等須相戒勿與人相從勿言時事亦勿爲苟免計不慎言則金山甫可懲欲苟免則中洞人可鑑也惟杜門看書修身俟死又勤於教子俾免於禽獸可也吾只是朝夕人斯言不再矣○豆唐兩兇之謀可畏雖屋下說話須察屬垣之耳也况人心大變所嘗親厚者亦不可全信也

又 己巳三月

老奴之受簡已久而不得行謂於明日當發船亦未

知果行否吾別無大段疾痛而惟阻食之症轉劇腹痛時時發作以此元氣日耗若因而速化則子孫可保豈不幸哉且聞時論必不相貸此亦急之則幸矣縱使不然必無還歸之理而疇不忍捨我而去我亦不可一日捨渠矣來時正母泣而請從甚悲而不許矣今則疇之事勢亦甚切迫且務人之衰病亦甚飲食衣服不能主管吾亦甚悶矣汝須經營率正母來康津以爲候順風入選之計如何如何汝若有入來之意則此時率來甚便矣自餘彼中事則專恃汝善處矣周教最可憐顧念可也汝父消息邈然不聞鬱鬱 孝廟密札之不得 上徹十居八九然此則無

奈而慮或爲姦兇偷竊以是熏心耳

又 己巳五月

見在何處一向不聞不勝悶鬱惟是新洞弟強病乘船初一浮海其後消息無緣得知愍念不可言吾炎夏例症倍加於前風氣所襲而然矣亦命也任之而已而懷鄉皆得無恙耶最不可忘者周教也須與顧恤也砥平音耗汝亦何由得聞報恩則必相聞矣探示可也兒輩勸學不可少緩也

尤恭先生文集卷八十二

